

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

里嘉圖著

郭大力
王亞南
合譯

神州國光社刊

里嘉圖著
郭亞南力合譯

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


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四日發行

實價一元二角

(實價不折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

有著作權 · 不許翻印

著者 里 嘉 圖

譯者 郭大力 王亞南

發行者 會 獻 聲
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
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
上海新開路福康路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
電話掛號七二七三
無線電掛號七二七三

神州國光社發行所

分發行所

北平宣內大
廣財廳前
南北京州花牌樓

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

譯序

一 里嘉圖眼前的經濟問題

我喜歡讀里嘉圖的經濟學，並非因為他書中的文字，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的美，他這一本大著，文字是晦澀的；亦非因為他這書的編次，具有一種於讀者便利的系統，他這一本名著，祇是三十二篇亂七八糟的論文集。他這書的偉大，在於他真切表現了當時的經濟問題。

在亞當斯密時代，工業革命尚未完全發展。對於製造家的工業，企業家的商業，社會上尚有各種束縛。在上等階級方面，尚有禁止穀物輸入，而為貴族地主謀利益的穀物條例；在下等階級方面，尚有限制工人自由，以防範相互競爭的基爾特組織。這時候，在資本家方面，尚沒有企業的投資的自由；而在勞働者方面，亦沒有勞働的擇業的自由。

所以，在亞當斯密時代，唯一的經濟問題，是摧毀這種種束縛，讓社會上的大工業發展。在亞當斯密看來，這種種束縛的破除，不僅可能，而且必要。他以為，如果破除了這種種束縛，如果確立了

資本家的企業自由投資自由，確立了勞働者的勞働自由擇業自由，則大工業的發展，是指顧間事。

亞當斯密這種革命思想的重要，不減於盧騷的民約論。盧騷想在政治方面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亞當斯密想在經濟方面，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他們的口號，同是一個自由。

他們二人，還有一個相似之點，盧騷以為，在政治方面打倒專制暴力貴族權威之後，確立第三階級的自由，便是確立全國民的自由。亞當斯密亦以為，在經濟方面破除種種束縛之後，第三階級的利益，便是全國民的利益。

二 貫通亞當斯密『國富論』全書的中心思想，便是這種假設。所以他全書討論的，祇是如何發展大工業，如何確立第三階級自由的問題，但他全書的題名，却是：『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』。他以為，資本家為自身利益，把資本投在於已最有益的事業上，亦即最有益於社會。

在亞當斯密心中，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鬥爭的黑影，全不存在。後來階級鬥爭的慘狀，他不會夢想。在他整個的思想中，只有如何始可發展工業的問題，但工業發展之後，社會上究將受何種影響，在他，實在難於想像。在他『國富論』中，如果偶爾言及了工業發展以後的結果，那他的結論，便是：工業發展於全社會有利。他不知道，隨生產問題而起的分配問題，會成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人類的中心問題。他只注意了經濟上的生產問題，未曾注意經濟上的分配問題。

但歷史告訴我們，工業發展的結果，決不如亞當斯密所想像。工業發展，對於勞働階級及資本階級，可以而且一定會發生極端相反的影響。於資本階級有利的，一定於勞働階級有害。所以，在特殊情狀下，工業發展不是國民之富的原因，祇是特殊階級之富的原因。

由工業發展而引起的社會上各種慘狀，終隨時代之推進而暴露。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興起，乃為必要。聖西門，佛立埃，奧文輩的學說，遂大行於世。但在他們之前，還有一個思想家為我們所不可忽視的，是英國的威廉·高德文。

亞當斯密『國富論』的公表，是一七七六年間事，瓦特蒸汽機在工業上的實際應用，則始自一七八五年。亞當斯密去世，是一七九〇年間事，高德文『政治正義論』的著作，即始於亞當斯密死後之翌年。以空想共產主義資格而流行於勞働階級間的這部名著，對於罪惡窮困，則斷定其可滅絕，對於富裕階級的游惰，則直言其非正義。在這部書中，流出了對勞働階級同情的呼聲，對於工業發展工廠發達當時的社會狀況，加上了極嚴正的批評。

這部書的公表，暴露了當時英國社會的不安現象。亞當斯密所未曾眼見或未曾提及的階級鬥爭，至是漸就發生，而有日甚一日的趨勢。分配問題的黑影，第一次印在人類腦中，而這一次印象的表現，不幸却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呼聲。就尚未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立場說，這可說是惡作劇了。

但尚未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，決不能因這種反抗呼聲而稍示退縮。爲促進這個過渡時期的必要故，擁護資本主義的理論的出現，無論如何，亦不能避免。馬爾薩斯起來了，馬爾薩斯在第一版人口論中，便根據一種所謂自然法則，把高德文的理論駁倒。賴他這本不滿三百頁的著作的出現，反資本主義的滿天風雲，纔慢慢收斂起來。他肯定社會貧困的必要，認貧困爲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，故在人類生活上，絕對不能避免。一切救濟貧困提高工資改良工人待遇的要求，等於違反自然法則的妄言，有害於社會進步。

馬爾薩斯這種議論，對於資本主義的貢獻，不下於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論。但亞當斯密祇看到了一個生產問題，馬爾薩斯則因時代較後之故，再在生產問題之外，發現了一個分配問題。他認出了，生產問題的解決，不是分配問題的解決。所以，在第一版人口論中，他說：

「亞當斯密博士研究所揭的對象，是國民之富的性質與原因。但還有一種研究，也許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種種有影響於國民幸福或社會下層階級（各國都以這階級佔大多數）幸福的原因。亞當斯密屢屢把這二種研究，混而爲一。我亦充分承認這兩個問題的密切關係，並且，就一般說，增加國富的原因，亦有增進下等人民幸福的趨勢。但這二種研究的實際關係，也許不如亞當斯密博士所說的那樣切近，至少，他不曾注意一種事實，即，社會財富的增進，並不增進勞働階級的幸福。」

在人口論最後訂正版中，他的意見，便更確定了。他改訂前言，說：

「亞當斯密研究所揭的對象，是國民之富的性質與原因。但還有一種研究，也許更有趣味，即研究那種種有影響於社會下層階級（各國都以這階級佔大多數）幸福的原因。亞當斯密屢屢把這二種研究，混而爲一。這二問題，無疑有密切關係。但其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如何，財富增進對於貧民狀況之影響又如何，他所敘述的，尙未能十分準確。……仔細考察一下，則知維持勞働的基金，不必隨財富增加而增加，若按比例而同時增加之事，則爲絕無僅有了。」

馬爾薩斯對於經濟學的貢獻，在於他明白認識了分配問題的重要，馬爾薩斯對於資本主義的貢獻，在於他把社會上的貧困現象，歸因於人口的自然法則，而爲資本主義解去一層重圍，把勞働運動的聲勢壓下。從馬爾薩斯的論調，我們知道當時英國的經濟問題，不外兩個，一爲如何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，一爲如何壓制社會主義的問題。前者的特色，是企圖打破生產上一切可能的束縛，後者是企圖把一切可能的束縛，加在勞働者身上。資本主義一方面要求自由，一方面壓制自由。

這是一種矛盾，但資本主義就在這種矛盾中發育。當時尙無人能認識這種矛盾的原因，從目的論的立足點說，固可由資本主義發展自身之內在要求而解釋，但從唯物論的立足點說，則當由資本主義尙未充分發展之事實而說明。反穀物條例同盟的成立，是一八三八年間事，穀物條例的明令廢止，是

一八四六年間事，保護政策的放棄，是一八五二年格萊斯登任財政大臣時所決定。人口論第一版公布之時，却爲一七九八年，最後訂正版的發行，亦不過一八二六年。所以，在馬爾薩斯生命尙未完畢之前，資本主義的發展，亦尙未達到相當繁榮的地步。這時，就使沒有馬爾薩斯，馬爾薩斯主義却一定會發生。當時資本主義的狀況，必須有馬爾薩斯這樣的辯護。

里嘉圖經濟學說的發生，亦應從同一見地解釋。他是馬爾薩斯的朋友。他的學說，亦是當時實際經濟問題的表現。什麼是當時的經濟問題呢？不嫌重複，可再述一遍，即：資本主義爲完成牠自身的任務起見，有完成牠自身的必要，但要完成牠自身，則對當時生產上種種束縛，必須實現自由的要求，而對當時勞働運動的種種要求，必須加以不自由的束縛。

二 里嘉圖的分配論

資本主義的命運，一方面可使我們悲悼，因爲在他尙未從封建束縛完全解放出來以前，即已引起反對自身的勞働階級的勢力，他方面又可使我們安慰，因爲在他尙未充分發展之前，每逢困難，都幸有救星。在這許多或大或小的救星之中，里嘉圖當然是最大的一個。他是擁護資本主義的一員虎將。他擁護資本主義的方法，不外兩途，即辯明企業自由的正當與勞働階級要求的非理。前者是他生產論

的一部，後者是他分配論的全體。前者承繼亞當斯密一脈相傳的自由主義思想，後者却爲他所創論，爲後世各不同學派的根據。所以，要知道里嘉圖的生產論，不讀里嘉圖的經濟學，亦未嘗不可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推知；但要瞭解近代各種重要的經濟學說，則非研究里嘉圖的分配學說不可。

里嘉圖自己，亦覺得他的分配論，在他全部學說中，是最重要最創造的一部分。所以在經濟學第一版序文中，他說：

「勞働，機械，資本聯合使用在土地上面，所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，分歸社會上三個階級，即地主，資本家，與勞働者。地主有土地，資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資本，勞働者則以勞力耕作土地。

「全土地生產物在地租利潤工資的名義下，分歸各階級。……」

「這種分配，受支配於一定法則，確定這種法則，是經濟學上的主要問題。杜哥特，斯托亞特，斯密，薩伊，西斯曼底等人之著作，固曾改進這種科學，但關於地租利潤工資的自然程序，猶未能有令人滿意的主張。」

在他的分配論中，他認爲最重要的，是地租學說。所以他在同一序文中，說：「亞當斯密和上述數名家，因不曾瞭解正確的地租原理，所以在我看，都忽視了許多重要的真理。在地租問題尙未看透以前，要發現這種種真理，殆不可能。」這種說話，對於今日研究里嘉圖經濟學說的人，猶甚重

要。

里嘉圖這裏所說的「許多重要的真理」，即他「關於利潤法則工資法則和賦稅作用的意見」。所以要瞭解里嘉圖學說，須先述他的地租論。

在經濟學一書中，地租論怕是最重要的一章了。讀此書的，當然不可輕易放過。爲求簡明起見，略述如下。

里嘉圖以爲，地租是「因使用原有且不可滅的土壤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」，不可與資本的利息利潤混同。地租的發生，不是耕作品質較良的土地的結果，反之，正是因人口增加而不得不耕種劣質土地的結果。原始社會，地廣人稀，祇耕最優良的土地，故無地租。後因人口增加，最優良的土地有限，遂不得不耕種劣質或地位較不適宜的土地。此時，最優良的土地，始有地租，而地租額之多少，則由這二種土地品質之差而定。人口愈增殖，人類必須耕作之土地品質愈低劣，優良土地的地租，亦必按比例而愈增加。

他既認地租騰貴是耕作較劣土地的結果，所以他說地租是穀物價格騰貴的結果，不是穀物價格騰貴的原因。地主就使拋棄全部地租，亦不能引起穀物價格的低落。地租不是構成價格的要素，地租非從勞働工資或資本利潤中扣出。地租的輸納，決不是勞働者農業家的損失。這種主張，對於地主不勞

而獲的地租，真是絕妙的辯護辭。

里嘉圖的工資學說，亦極可注意。勞働的價格，和市場上一般商品的價格，同樣有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之區別。市場價格雖因人口增減或勞働之供求比例變化而變化，但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的符合，又是究局的趨勢，什麼原因呢？他說：

「當勞働的市場價格，超過於其自然價格時，勞働者的境况，是繁榮而幸福的，他有力在生活必需品方便品上，支配一個較大的比例，因而可以供養一個健康而較大的家庭，但高工資又是增加人口的獎勵，勞働者的人數加多了，工資便將降而至於其自然價格，且有時由於一種反動，而降到自然價格以下。

「勞働市場價格低於其自然價格時，勞働者的境况，便最難堪。這時，習慣上絕對必需的享樂品，亦因貧困而剝奪了。在這種困頓的場合，勞働者的人數減少而勞働的需要增加，勞働的自然價格，纔再提高而至於自然價格。勞働者又依自然工資率，得到他們適度的享樂品。」

把勞働階級的生活狀態，抑制在這樣一個自然標準上，使他們所領受的工資，祇足維持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族，那真無異把勞働階級鎖在千斤的鐵枷上，叫他們永遠不能翻身。他把勞働者的勞働視為商品，那又以非人格的待遇，來待遇勞働者了。

再講他的利潤學說。在他的利潤論上，他說：「在支付地主與勞働者以後，土地生產物的其餘部分，必須屬於農業者，做爲資本的利潤。」又說：「農業者製造家的生存，端賴利潤，有如勞働者的生存，端賴工資。利潤的減少，必致減少蓄積的動機，如果利潤之少，尙不足補償他必致遇着的困難與危險，他就全然不會蓄積了。」由這種話，他又確認資本利潤的正當了。

里嘉圖的分配論，有一最大特色，即肯定地租與利潤的正當，而斥勞働階級要求的非分。勞働的市場價格，雖暫時間可高可低，但究局之趨勢，却爲一致於其自然價格。勞働者要求自然價格以上的工資，實屬非分的要求。安分守己的勞働者，應滿足於自身生命與種族的維持，不應希望增進自身的幸福。增進勞働者幸福的希望，祇是希望，社會主義的實現，祇是幻想。

里嘉圖這種學說，雖不像馬爾薩斯那樣肯定貧困的必要，但至少否定了勞働者生活改良的可能。馬爾薩斯的學說，固甚殘忍，里嘉圖的學說，亦未免冷酷。他們都想靠一種自然法則，來壓制勞働者的生活。經濟思想史家，常常把他們列爲悲觀派，或是因爲這樣吧。但我們不可忘記，他們所描寫的勞働階級生活狀況，正是工業發展後的真實情形。

里嘉圖的分配學說，還有點令我們注意的，是他視地主資本家勞働者三階級的利害關係，極端相反。

他以為，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，都有一種不付地租的現耕土地。這種土地，在現耕各種土地中，是最不生產的，牠所能提供的收穫，祇足賠償資本的利潤與勞動的工資。較肥沃的土地，雖能提供較多量的收穫，但賠償利潤與工資之外，有餘便須掃數付給地主。穀物價格，即按這種最不生產不付地租的土地所產穀物之價格而定。換言之，這種穀物的價格，是各種土地所產穀物價格的標準。故穀物價格的高低，無關於地租。

由這個前提，至少可以引出兩個結論，（一）地租的多寡，定於生產的難易，生產愈困難，地租愈提高。（二）地租無論多寡，勞動工資與資本利潤的合計，在一定生產條件之下，決不可變。以第一結論為前提，斷定了地主階級與社會上其餘各階級的利害衝突；以第二結論為前提，又斷定了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利害衝突。

地主階級因要地租增加，當然希望生產的困難加甚。穀物條例之禁止穀物輸入，就是這種利害關係的說明。但社會上其餘各階級，却希望生產之困難減少。消費者當然希望商品的價格低廉，但要使商品價格低廉，又非使生產便利不可。資本家則以消費者與僱傭者二重資格，希望生產的便利增進，因工資的騰落，亦定於勞動者必需品價格的騰落。地主階級與社會上其餘各階級的衝突，恰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。

如果在一定生產條件之下，勞働工資與資本利潤的合計額，決不可變，則工資多寡，顯然與利潤多寡之趨勢相反。工資提高，必致減低利潤，利潤提高，必致減低工資。這種議論，在里嘉圖經濟學中，常可發現。按照他的論法，資本階級與勞働階級的利害關係，自始即互相衝突。這種議論，亦是當時實在情形的反映。

現今中國人，往往誤認馬克斯為提倡階級鬥爭的宣教師，反對馬克斯的，有這種誤解，贊成或信仰馬克斯的，亦有這種誤解。如果馬克斯的學說可以說是提倡階級鬥爭的，則里嘉圖當推為宣傳階級鬥爭的領班生了。

馬克斯學說是當時社會現象的表露，里嘉圖學說亦然。

三 里嘉圖學說的影響

讀里嘉圖經濟學，有一事最令我們納罕。他書中，一句一字，都為資本主義辯護，但他書中一句，又都可轉用作反資本主義的武器。這種現象，在別個大經濟學家的著作上，絕對沒有。里嘉圖經濟學之所以有價值，這或許是一個小小的原因吧，但里嘉圖經濟學所以有這樣大的影響，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。

里嘉圖的勞働價值說，在他的經濟學中，是極重要的一部分。他的勞働價值說，可以說全部由亞當斯密得來，後來由馬克斯承繼下去，這在經濟學史上，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極有意義的經濟學說進化的痕迹。由此，我們看出了，亞當斯密里嘉圖輩用以辯護資本主義的主張，轉過來，可成爲反資本主義的武器。亞當斯密里嘉圖明明承認了一切價值的來源是勞働，却又承認所創造的價值一部分，應在地租名義下歸於地主，一部分應在利潤名義下歸於資本家，而剩給勞働者的部分，反祇足維持勞働者最必要的生活。馬克斯同他們一樣，說一切價值的來源是勞働，但他却說，在剝削勞働的資本主義下，既在勞働者生產的全部價值中，扣去勞働者維持生活所必要的部分以後，剩餘價值即須歸於社會上的游惰階級如地主與資本家。關於這兩種不同的學說，我們如果捨棄他們中心的倫理觀不論，便可說這兩種學說，殆無不同之點。如果有，那祇是研究態度的不同。前者是說明的，後者是批評的；前者眼中的資本制度是永劫不移的經濟組織，後者却認資本制度爲人類社會進化所必須通過的一個階段。

在所謂正統經濟學派的著作中，流行一種極重要的觀念。在里嘉圖經濟學中，這種觀念，尤爲明顯。世人因不明瞭這個觀念，往往不能澈底瞭解里嘉圖的經濟學說，那就是經濟人的假設。在正統派經濟學者心中，似乎有一個抽象的社會存在。在這個社會中，人類祇有一種活動，即謀利的活動，

人類祇有一種要求，即生計的要求，人類祇有一個目的，即變成富裕的人。總之，這個社會內的人，是純粹的經濟人。他們被假定為沒有道德，沒有真理，沒有藝術。他們的理想，不是善，不是真，不是美，祇是富。由這種經濟人的假定，我們又聯想起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，即有時被稱為經濟史觀的那種學說。馬克斯的唯物史觀，承認一切思想的藝術的道德的活動為「上層建築」，而受決定於社會的生產條件與生產組織，因為這才是基礎。里嘉圖與馬克斯，在這裏，又極相類。但前者所以有經濟人的假設，是爲了說明資本主義的方便，後者經濟史觀的命題，却是斷定資本主義沒落的前提。

里嘉圖的工資法則，我們前面講過，確實是最冷酷的一個結論，但又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真確的一個結論。這結論，後來被社會主義者拉塞爾稱為工資鐵則，認爲難於打破，但其打破，又被認爲社會主義者應有之目標。馬克斯亦承認這個法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真確。在他的資本論中，他常提及這理論。他的剩餘價值學說，亦未始不以此爲根據。但里嘉圖的工資鐵則，是鉗制勞動者的鐵枷，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，却是解放勞動者的福音。

馬克斯最有名的階級鬥爭說，早已在潛隱狀態上，表現在里嘉圖的經濟學說中了。里嘉圖視地租利潤工資爲對立之物，已充分表示了這三階級利害關係的衝突。

講到里嘉圖與馬克斯的關係，使我們想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。在里嘉圖學說中，已包含